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二二五 魚子菴摩羅華
- 二二六 七月半鴨
- 二二七 勤行勝業
- 二二八 糞掃衣
- 二二九 人中畜
- 二三〇 砥柱山
- 二三一 枯魚過河泣
- 二三二 歇手止戈
- 二三三 口頭三昧
- 二三四 救命金丹
- 二三五 如來使
- 二三六 般若鋒
- 二三七 佛恩
- 二三八 有力大人
- 二三九 槌槌響起
- 二四〇 吃糖的螞蟻
- 二四一 誰比誰大
- 二四二 機感相通
- 二四三 皮囊雖好不多春
- 二四四 尼羅河水

華羅摩菴子魚

「魚子庵摩羅花」，是佛學常用的譬喻。用來比擬因多果少之情狀。因為母魚每一產卵，均數千上萬，但真正成魚者寥寥可數。庵摩羅花，是印度果樹，它每一開花，亦十分繁茂，然能結熟成果的亦少之又少。

菩薩發大心與魚子、庵摩羅花，三件事情況相同。此話怎說呢？菩薩有二種，一是久修行菩薩道，已得無生忍者。此種菩薩不在此列。一是初發心凡夫菩薩，行淺根弱，縱發心猛烈，然五濁惡世，百苦相纏，一觸染累，便尺進丈退，猶如魚子難長，庵羅少熟一般，甚難成就。

然則如何克服逆緣呢？四明尊者言：「若求生安養，即於博地能藉勝緣，纔獲往生，永無退轉。」要知自利之行，是利他行本。本若不固，末亦不堅。是以吾等行者，先須願生淨土長養菩薩菩提根芽，令使堅牢。如此縱遇惡緣亦無退轉，亦可離斯淨土還生娑婆，救攝無始沉淪有緣父母、六親眷屬、朋友知識、法界含靈。

往生西方極樂淨土，須備信、願、行三資糧，此乃眾所周知。平素亦須深植善根、福德，才得以往生彼國。佛說：「修一善心，破百種惡，如少金剛能壞須彌。」若以少善，要求往生淨土亦難。孤山法師彌陀西資鈔曰：「觀世人，為善心輕，為惡心重，何以得生淨土？請以現事驗之：對佛像則不如接大賓之恭謹。學經法則不如求財利之勤劬。毀他則氣麤言滑，讚彼則氣緩語澀。或以我惡之則覆善揚惡，我好之則掩短美長。或為積惡而怒他私說，或作微善恨人不知。於惡事則陰費千金亦能嚙口。施善人則方營一食，便自矜功。凡此用心方沈惡趣，欲以少善而求生淨土者，難乎哉！」

佛法是心法，若能依教奉行，念念省察，志求西方，六祖大師云：「若能鑽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。」反之，不正心術，虛浮裝點，不存實力，乃是惑業種子，終究是魚子庵摩羅花。

鴨半月七

我們居身在一個物慾大競賽的時代裏。每當晚霞褪盡，月華初上時，大街上，小巷中，五顏六色的霓虹燈，便開始爭奇鬥艷地擠眉弄眼，招攬路人。精心設計的櫥窗，更是琳琅滿目，令人流連忘返。行經這個花花世界，如何才能不受引誘，不被聲色狂流所淹沒呢？

「欣羨極樂，厭離娑婆」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必備條件。然而紅塵綺麗，鎮日遊走於精品細軟中，許多人會說：「娑婆世界也不錯啊！能享受就要及時行樂！」甚至有人以：「人不輕狂枉少年！」相誇耀，這正應了台灣的一句俗諺：「七月半的鴨仔，不知死活。」啊！啊！啊！芸芸眾生正是像那七月半的鴨仔一樣，不知這日習俗上正是大宰生靈，普渡孤魂野鬼的日子，馬上就要被趕去宰了，還咕咕爭食，沈緬於當前的美味中。

禪關策進云：「生不知來處，謂之生大。死不知去處，謂之死大。臘月三十日到來，只落得手忙腳亂。何況前路茫茫，隨業受報，正是要緊事在，這箇是生死報境。若論生死業根，即今一念隨聲逐色，使得七顛八倒者便是。由是佛祖，運大慈悲，或教爾參禪，或教爾念佛，令汝掃除妄念，認取本來面目，做爾灑灑落落大解脫漢。」

七月半鴨仔，被宰殺時，只能呀呀叫，隨業受報。而修行淨業的人，怎能任時光流逝，一再蹉跎？王龍舒居士也說：「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，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。世人雖未能免此，當於營生奉身之中，挪頃刻之暇，迴光自照，以留心於淨土，乃活物上作活計也。且如汲汲營生，雖致富如石崇，貴極一品，終有數盡之期，豈若淨土之無盡也。」

古德先賢語之諄諄，句句要吾等莫貪著世情，否則心水一動，淨境即失。往生之時，割捨不下，便難出三界矣！印祖云：「厭之之心愈切，則修之之心愈力，修之之心愈力，則證之之益愈大矣。」七月半鴨仔的我們，可以猛醒了！

業勝行勤

「佛常晝三時夜三時，以佛眼遍觀眾生，誰可種善根。」畢竟誰可種善根呢？僧家定時於佛前讀經禮拜，稱爲勤行。原來修行人心中有一股勇悍精進不懈的力量，那就是動。在應精勤修行之時，不找藉口懈怠，依然鼓起精神，全力以赴，這正是佛陀所肯定，可種善根之人。

古德言：「沒有天生的釋迦，自然的彌陀。」聖賢的一切成就，亦是一步步勤行積累而成。世人往往欣羨花團錦簇的盛況，而忽略了「栽培剪伐須勤力，花易凋零草易生」的事實。殊不知人居凡夫地，根本無明，念念熏染，觸境生情，於不覺不知中，一時念起，便陷於人我之中，生出幾多嫉妒貪嗔，搆起無數煩惱是非，喪了道，亡了本。反之，若能時時勤行勝業，煩惱起時、便能頻頻覺察，修遠離行，力戒三毒，堅固善心，則本固而道生矣！

曾文正公云：「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，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」此正是何以眾生累劫沈淪生死，而無法自拔的原因之一。然而「道在邇，不行不至，事雖小，不爲不成。」這夙世好逸惡勞的穢濁氣，一天不除，是超脫無望的。

大智論曰：「菩薩自念，我不應如諸餘人，常隨生死水流，我當逆流以求盡源，入泥洹道。一切凡夫，侵至則瞋，益至則喜，怖至則畏。我爲菩薩，不可如彼。雖未斷結，當自抑制。修行忍辱。惱害不瞋，敬養不喜。眾苦艱難，不應怖畏，當爲眾生，興大悲心。」果能如是鼓動勇悍之力，勤行施戒忍辱，則煩惱塵塵解脫，就路還家，佛道那怕不成呢！

衣 掃 糞

「糞掃」台語是垃圾的意思。糞掃衣也就是取里巷中，人們委棄的舊衣，將它淨浣而成的衣服。這樣的衣服是誰穿的呢？這是比丘所穿的衲衣。出家行者著此糞掃衣，希望如衣抖擻塵垢，割捨貪染，離諸滯著。

修行就是要將身心修練得清淨光明，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。」這果地的成就，是要靠因地的力行啊！然而末法眾生，神識飛颺，心粗境細，再加上外緣勾牽，要如何達到息慮凝心，靈光獨耀呢？

所以菩薩日夜都藉著行、住、坐、臥來調伏造惡之心。譬如忍行坐之苦、非時不臥、非時不住等。如此各有儀則，在纏之心，才能染緣日漸鬆脫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條條整肅，萬德莊嚴便指日可望了。

而頭陀行者亦是藉食、衣、住、行來整飭身心，離障除垢。著糞掃衣便是頭陀行之一，將對物慾的須求，減至最低，遊心就無緣揀擇貪求，耗神損志。

明朝袁了凡先生，命中無子，後得雲谷禪師指點迷津，積極行善，改變命運，於晚年竟得一子。孩子幼時，冬天僕人爲製絲襖禦寒，夫人得知，馬上命人將絲襖換成棉禦，並將所餘，施與貧寒人家，言爲子惜福。古云：「惜食、惜衣，非爲惜財，緣惜福。」惜衣可種福田，行者終日穿著糞掃衣，其所獲之無邊勝福，便可想而知了。

想想世間之人，終日在吃飯穿衣上，起多少的計度分別，食要味好色香，穿要料好合身。吃吃穿穿，穿穿吃吃，放不下這身心世界，一輩子披金戴銀。終究還是生死凡夫。禪僧以糞掃衣抖卻煩惱，正是用功之處啊！

人中畜

慈舟大師云：「愚癡墮畜生道，因為愚癡人別的不懂，還有一點知識，即是貪食貪淫，為熟習氣，不學即知。人中只知貪食貪淫，是人中之畜，與禽獸相去幾希？」

嘗聞長輩對事理不明、人倫不分的晚輩呵斥道：「你這畜生！」或言：「你簡直比畜生還不如！」唉！不是四條腿的，才叫畜生，「人」當中竟也有畜生啊！畜生之名，誰也不願承當，卻偏偏有很多人造畜生業，學畜生行，這是整個時代的大業障啊！怎麼說呢？「貪食」「貪淫」，這不是現今人們最為流行的兩大時尚嗎？滿街的燈紅酒綠，四鄰的餐館林立，如果不是眾生喜歡，它們怎會如雨後春筍般，橫霸大街小巷呢？至於誨淫的歌曲、影帶，更是深入民間，傳送到家家戶戶，熏染著男男女女。

雪公老師曾言：「糞坑中的蛆，你將牠洗乾淨，再灑上蜜絲佛陀，牠還是要往糞堆裏攢，不信你試試！」看看這習氣牽引的力量有多大啊！蛆與臭氣相感應，而貪食貪淫的人，那會不與畜生道相感應啊！

愚癡的眾生，心神昏惑，於一切事理迷惑妄取，起諸邪行。看那街頭野狗，不分母子兄妹，當街行淫。卻也有人為尋歡作樂，枉顧夫妻道義、本份職責而縱慾偷情。這低等動物寡廉鮮恥的行徑，已籠罩瀰漫於人的社會中。身為佛子的，可要在共中求其不共啊！

想想古德辭朝貴招宴偈云：「昨日曾將今日期，出門倚杖又思惟，為僧只合居山谷，國士筵中甚不宜。」凡貪酒席、講排場者，實應吟詠再三。

再想想印光大師的教誨：「色則縱對如花如玉之貌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，縱是娼妓，亦作是想，生憐憫心、生度脫心，則無見美色而動慾之煩惱。」

習氣的熏染，常在於不知不覺中，好比身處鮑肆，久而不聞其臭一般，身在大染缸，稍不留神，便與之俱黑，不能自己。祖師大德的身教、言教，歷歷在目，願吾等銘記於心，時時以之滌瑕蕩穢才好。

砥柱山

在中國大陸，從青海省巴顏喀喇山開始，浩浩蕩蕩，行經九省，總長有四千六百多公里的黃河。它因上游流經沙漠高原，河水乃挾帶著大量黃沙，經常氾濫成災，而在流經山西省南接河南省之際，滾滾波濤中，卻高高聳立著一座山頭，它宛若一位巨人，屹立在澎湃、洶湧、混濁的河水中。千百年來，這座山一直兀岸無懼地抵擋著由巴顏喀喇山上，直奔而下的黃沙巨河。人們為這座山取名叫砥柱山。正因它如處身混濁俗世中，能夠堅守原則，負重任，守節操的高尚君子。

中流砥柱之士，不隨波逐流，他是非分明，信念堅定，決不屈節。他是頂天立地，磊落光明，可堪流芳萬古，媲美日月的硬朗好漢。一國之中，有數人如此，便足以力挽狂瀾，振衰啓弊。

雪公在釋棕樹一詩中云：「有志之士，不畏坎坷，雖遇患難橫逆，反更振奮有為。其骨始見嶙峋，其氣始見洋溢，不屈不移，自有其概。」這氣概，正氣歌中也曾提出，叫「時窮節乃現」。中流砥柱之士，在太平盛世，與人無異，一旦遭逢亂世危難，他必挺身而出，為國排難解憂，為民驅邪除凶，他是國家的希望，眾生的甘泉！

這砥柱山，我們每位佛教徒都要將它移駐心頭。雪公云：「自古以來，求道之難處，皆為五慾六塵守不住。要守住很不容易啊！這須真正遇上了才知道。世上是有坐懷不亂的人，但沒有全如此。」守不守得住？全看砥柱山的砥石堅不堅牢，混混濁世浪淘淘，守不住，就得千年萬世，三途六道來回走好幾遭哪！

泣河過魚枯

古詩有一首枯魚詩云：

「枯魚過河泣，何時悔復及？作書與魴鱠，相教慎出入。」

這詩是說有一條已被曬乾了的魚，在被運到別處去時，路過牠從前住慣的小河川，想起生前的不慎，被漁夫捉住，以致變成今天的模樣，於是不禁痛哭，並且寫信叮囑頭小腹闊，扁身細鱗的魴魚及鱧魚，教牠們要謹慎出入，不要步向自己的後塵。

想想我們凡夫俗子，不也經常在事過境遷後，才像枯魚般的悔不當初嗎？

唉！唉！多少刀山上獄囚，油鍋邊罪犯，多少孤魂野鬼，飛禽走獸，他們不也是像枯魚般地在生死苦海中，發出一封封的悔恨告白嗎？

如果你是那魴魚、鱧魚，在收到枯魚的警語後，會更加小心謹慎，抑或是依然故我，充耳不聞呢？

四明尊者言：「報得命光其猶風燭，一息不至，三塗現前，何得自寬，不思來報？」要知我們現存的一小盞命光，是何其脆弱啊！它就像風中的殘燭，瞬息即滅！我們怎能像那下劣凡夫，貪著麤弊色聲，甘心流浪生死，不求出離呢？

歇手止戈

慈舟大師說：「就『我』字分析講，一邊是手，一邊是戈，手裡拿著戈，不自殺，便要殺他，所以誰將我當爲我，即是闖著鬼。」

的確，天下多少煩惱紛爭，干戈災禍，正因這「我」字而起。秦始皇爲我命綿長，四處尋求長生不老丹；爲我權鞏固，乃焚書坑儒，殺人無數，這即是因「我」而到處砍斫傷人啊！而另一方面，受害者也千方百計伺機復仇，使害人者時受威脅不得安枕。這一番你來我往，糾纏不清的恩恩怨怨中，到底有幾人能真正體會到「我」的迫害性與殺傷性呢？

我們在觀賞「動物奇觀」影片當中，常看到很多動物一旦找到固定安住場所時，便會用牠們特定的聲音及動作，宣告周遭同類，這是「我」的地盤，不准侵犯。譬如「公雞」他會昂頭展翅在牠的屬地上走上一遭，以顯神威，接著便飛到較高處，隨時爲保護「我」的地盤而與入侵者打拚爭鬥。看到這些舉動，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好笑。可是我們人類呢？不也終日在我貪、我癡、我見、我慢中，與人鬥爭，與自己過不去嗎？佛法上說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五陰熾盛，莫不因「我」而有。果能破除我執，斷了分段生死，至少可以不受胎輪迴之苦。而破法執，了變易生死，圓證佛果，豈不也須建立在破除這個「我」的基礎上嗎？

慈舟大師曾說一個故事：

從前有個國師，常爲皇帝所親近，宰相見狀，心生嫌疑，然不敢說。一日，宰相看見普門品中說有「漂墮羅刹鬼國」句，就去玩弄國師，問怎樣叫做「漂墮羅刹鬼國」？國師就將宰相名字喊了一聲，那宰相，位居極品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向來驕慢成性，豈容人指名稱姓的呼喚，因此勃然變色。國師說：

「宰相啊！此時就叫做『漂墮羅刹鬼國』」

一念十法界，正是如此啊！生死凡夫妄計五蘊假合之身爲我，妄執身外之萬物爲我所有，因之引生無邊煩惱，廣造種種罪業。這一念惡心乍生就墮到「羅刹鬼國」裡去。我等佛子能不心生警惕嗎？反之能夠放下手中之戈，了知四大假合，五蘊無我，再不執著。進一步借假修真，轉煩惱爲菩提，一念便入佛、菩薩法界。所以，在修行路上，這「我」，必得要從起心動念處徹底割捨啊！

口頭三昧

「阿彌陀佛，林師姑生病了，您知道嗎？」

「啊！不知道，她發什麼病呢？」

「她！她好像得了老人癡呆症，什麼事都迷迷糊糊，攪不清楚，連念佛都不會念了！」

「唉呀！怎會這樣呢？」

「這說來我們都要十分警惕啊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這林師姑多年來在道場中一直都十分活躍，對教內的新聞動態也都耳熟能詳，倒背如流。可是每當要念佛時，她就來了障礙，不是頭痛、喉嚨痛，就是打瞌睡，念不出聲。要拜佛時，就腰痠，膝痛地拜不下去。可是說來奇怪，一步出佛堂，即精神飽滿，口若懸河，細聽內容，總不外人人我我、股票兒孫等等，真可謂五味雜陳，百事靈通。如今老病來了，叫她念佛，她眼神呆滯，茫然無知，您說這不可怕？」

相信這樣的人，各個道場都有，他們有善根想親近佛法，一心想博得真實修行的美名，卻終日飄飄浮浮，在各道場中打混過日。他們心外求法，以為天天穿梭道場就是精進修行，而不知往自己身、口、意上約束檢點。至於念佛的功夫，也不踏實，悠悠忽忽，有口無心。待得無常一到，就慌慌亂亂不知所措。再不幸得到老人癡呆症，連佛號都忘得一乾二淨，這對一位多年奔走道場的修行人，是何等可悲的事？

印祖云：「信不真，靠不定，即深通宗教，亦只是口頭三昧，欲以此口頭三昧了生死，真同欲以畫餅充飢，必致途窮深悔，而毫無裨益。」

唉！修行的路，是偷工減料不得的。「因地不真！果招紆曲。」修行多年之人，已不能只在進出道場的頻繁上自我滿足，更應在細微的起心動念處，時時觀省，在在克制。就像打鐵，燒燒錘錘，去些渣滓，就去些習氣。數數入火，數數錘打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成材成器。如此下力，始能去蕪存菁，真正嘗到三昧法味。

救命金丹

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是佛法的根本大戒，細思其共通性，都是以不擾害眾生，不為他人帶來煩惱為精神。又在八關齋戒中，除此五戒外，尚有不坐高廣大床，不著香鬘瓔珞，不習歌舞戲樂等三戒，這三戒，則是針對個人的慾望享受，而加以克制。而八關齋是佛戒，能持此戒者，得諸天稱慶。想想：這對人的慈悲不害，對己的遠離雜染，正是佛陀的本懷啊！

戒字小篆為「𠄎」，說文言兩手舉戈為戒。即雙手持戈以警不虞之意。學佛之人，防意如城，為了制心，平素就須像防盜賊入城般的嚴加警備，為什麼呢？唯識學上言：「一胎兄弟有八個，一個伶俐一個呆，五個門前做買賣，一個在家把帳開。」這在家把帳開的幕後老大，正是第六識——意識。它在家中盤算指揮著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五識，讓這五兄弟在五根門頭，忙碌著做買賣，自己則安然坐收成果，把六塵境界一一盤點開來。而俗言道「擒賊先擒王」，若能以此下手，首腦受制了，其他嘍囉又豈敢囂張？至於要如何將放縱不拘的意馬，馴成稀世的寶駒呢？這就要高舉戒鞭，如法調伏了。

身、口、意三業中，意是造業的源頭，身、口是造業的工具。普賢行願品云：「菩薩自念，我於過去無始劫中，由貪、瞋、癡發身、口、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。若此惡業有體相者，盡虛空界不能容受。」想吾輩生死凡夫，累劫來所造的惡業是如此繁多，若還不覺悟懺悔，那麼等量的惡報，正虎視眈眈地等待酬償哩！

慈舟大師云：「持戒確是救我們法身慧命的金丹，如果覺得生死有趣味，那就是魔子魔孫。」一番提醒，一番用心。學佛之人果能隨時覺悟不擾害一切眾生，再以遠離雜染來嚴飾身心，這持戒豈不是正如吞服救命金丹，使我法身慧命長存的妙法嗎？

使來如

凡發心上弘佛道，下化眾生者，都是如來的使者。如來使者不但上承如來旨意，並且還要傳達如來的諭令，身負此任務者，有三條軌範，必須時時遵守，那三軌呢？

寶靜大師云：「既為如來使，當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，如是乃能弘法，方成大利，否則三軌有虧。」

如來住的是怎樣的屋宅呢？如來的屋宅是以大慈為屋瓦，以大悲為牆基，凡住此宅中，時時均以慈心悲腸來為眾生拔苦與樂。如來的使者，當知世間生死凡夫，障深慧淺，故惟有低眉垂憐，委屈求全，再加以種種化導，循循善誘，方足以引入佛道，助其解脫。所以慈悲心是如來使者，首要具備的條件。

再者，如來是穿怎樣的衣服呢？如來身上披著的是柔和的忍辱衣，凡穿上此衣，任憑世間橫逆譏毀如何摧損，都能逆來順受，不會被激惱而暴怒。如來使者，心中一片柔和，故隨時能夠安忍外境所加之於身的憂苦逼迫，而不起瞋恨惱怒之意。這柔和忍辱心，正是如來使須具備的第二要件。

而如來座又是怎樣的座椅呢？如來座是一切法空座。如來使者須了知一切諸法本來空寂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身心世界，因緣生滅，故那有人我是非？法幢雖舉，亦不過只是水月道場，空華佛事，何能常住？所以無喜無憂，無得無失，故能坐此法空之座，則心中坦蕩蕩，隨緣做佛事，而不執著高踞。所以坐法空座乃如來使所應具備的第三要件。

「慈室生一切善，忍衣遮一切惡，空座亡一切相。」如來使，能夠具此三軌，始足以上弘下化，自利利人，堪擔如來家業。

鋒若般

美國西部有一地處，專門提供給現代人體驗拓荒生活，很多人前往參與。有個人，大清早就起床伐木墾地，他非常賣力地工作，一天下來，共伐了二十棵樹，歇工後，他想，明天我要再早點起床，要伐比今天更多的樹木。次晨，他果然比昨日更早上工，同樣十分賣力地工作，可是等到收工時算算，卻只伐了十八棵樹，他心中十分懊惱，心想：「怎會如此呢？」第三天，他決定比第二天更早起工作，可是一天下來，卻只砍了十四棵樹。第四天也一樣，成績非但沒有突破，反而每下愈沉，他沮喪極了，於是請教指導員：「到底問題出在那裏？」有經驗的指導員說：「你的問題，主要是斧頭鈍了。」

伐木者斧頭鈍了，再怎麼賣力也是事半功半。而學佛之人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慧劍，它專門伐無明草與煩惱樹，然而時日一久，很多人都忘了檢審心中的慧劍是否鋒利如昔？而任無明草滋生蔓延，煩惱樹枝極橫竄。這在佛家言，就是退轉了。

修法中有法忍，也就是要將心安忍於佛法上，對非凡夫所能理解的諦理，能夠深信不惑，如此時日一久，由安忍而生根生力，便可脫胎換骨，漸入聖境。這法忍的力量，就像栽種樹苗，先固定在土中，不去搖動它，根才會慢慢長出來，待到根往深處紮穩了，枝葉就自然繁茂，進而開花、結果。否則忍力不足，朝三暮四，身心常隨財色名利而轉，雖然初發心很勇猛，功夫終究難以練就。

善導大師之般舟讚曰：「門門不同八萬四，爲滅無明果業因，利劍即是彌陀號，一聲稱念罪皆除。」淨土法門的利劍，就是阿彌陀佛的聖號，如果你早晚念佛定課懈怠了，生死煩惱的種子滋生了，貪戀塵境，怒火不熄，癡迷凡情……八成是利劍鈍了，這時再不往內審視，亮出般若鋒、金剛焰的寶劍，那就只有像伐木者一般，空費氣力，虛浪一生，而致萬劫沈淪了。

恩佛

昔日，雪公老師晚年與諸生共聚而談。

雪公言道：「你們想想，何以我晚年，每要辦一件事，人力、財力馬上得以順利具足？」

「老師！因為您有睿智，辦事有方法。」

「我早年也是這麼辦事，怎麼不這麼順利呢？」師言。

「這……」

「哦！老師！因為您德高望重，所以一呼百應，事情就完成了。」

「唉！都不是，這都是蒙佛感應加被之恩啊！」

佛恩！多少人在順境中，會想到是佛加被之恩呢？而雪公，一位年近百齡之長者，行遍大江南北，經歷過多少國事天下事的人，在順境中，竟把這一切都歸於佛恩。

想想你我，在順境中，那一次沒有沾沾自喜，得意忘形？反之在逆境中，又那一次不責怪佛陀不靈，菩薩不祐？我們佛教徒，吃了幾年齋，持了幾條戒，布施了些許銀兩，便指望得到永世的吉祥太平，而忘了宿世所造無量無邊，盡虛空不能容受的罪孽。啊！太貪心了吧！我們何不想想一次又一次的困逆，也正是佛菩薩加被，轉重報而成輕受的啊！

印祖曾說，佛菩薩常在一一切眾生起心動念處，顯大神通，演說妙法，無奈眾生迷背錯過，孤負慈恩，倘能常念佛菩薩名號，自于一切時，一切處，常蒙覆被矣！

佛菩薩或明或暗的加被我們修行人，明的我們能夠警覺到，暗的則被庇祐得不知不覺。守五戒的人，更是隨時有二十五位善神，常護其身。所以徹悟禪師言：「我造業時，佛則警覺我。我受苦時，佛則拔濟我。我歸命時，佛則攝受我。我修行時，佛則加被我。」佛於眾生之深恩重德，雖天地之高厚，也不足以比擬。吾等唯有竭力精修，盡報歸誠，拚命念佛而已，又怎忍再說什麼呢？

有力大人

「無力感」是時下一般人常發的慨嘆。師長、父母對桀驁不馴的孩童有無力感；警察對層出不窮的罪犯有無力感；醫生對病入膏肓，難以回天的病人有無力感；司機對壅塞的車潮有無力感。這無力感令人束手無策，招架無力，是心力最覺洩氣的感覺。

而在佛法上，卻有一種人被尊為「有力大人」，是什麼樣的人呢？就是能行忍辱的修行人。這樣的人，他絕不向外張牙舞爪地大顯威風，而只是在內忍受外來八風的逼迫。忍能轉無力為有力，忍能成就原本不能成就的事業。

其實不論世間法或出世間法，「忍」都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門。孟子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空乏其身……增益其所不能。」甚至如那練武的俠客，亦是時時刻刻以「忍」來淬礪身心，以期武功超凡，成為武林盟主。至於修出世法的人，如果不能歡喜忍受惡罵殘害乃至心靈的茶毒，像飲甘露一般，便不能稱為入道之人。因為無量功德，忍辱第一，瞋恚之害，毀壞一切善法，瞋心則甚於猛火，稍不防護，所有功德便會喪失殆盡。所以一位修道之人，除了要能忍有情眾生的嗔罵捶打等凌辱外，還要能忍無情世界的風、雨、飢、渴、老、病等禍害。故俗云：「忍字頭上一把刀，爭強鬥勝起風濤，若能涵養怒中氣，理得心安品自高。」

一個人，因著耐怨害，安受苦的訓練，他便漸漸地能以心力主宰自己，進一步修道時，也能耐著性子忍受繁瑣的步驟，或體察深法的微細。如此由忍生定而產生的智慧力，讓人安忍於真理，而不起煩惱。之後，這股令人神清氣朗的智慧力，便能像明燈一般，察照事理，破除迷惑，變成無入而不自得的「有力大人」。

起響槌捷

捷槌響起，如來弟子，盡當雲集，聲聲入心，念念彌陀，冰消妄念，永息苦輪。

這捷槌是修行人打「妄念」活「法身」的用功方法，吾等眾生，因無始以來未曾用功，故雜念紛飛，迷惑顛倒，今生得聞佛法，再不用功，盡未來際，便依然惑海沈淪，了無出期。

慈舟大師云：「功夫是有一定層次的，如天上到地下。用了一會功，雖然覺得未得力，無形中不知進步許多。妄想心起了，都是與道不相應，要內心痛責，並懺悔業障。所言責者，並非另外訶責，提起正念，即是責。如另起心自責，就多事」。提起一念的阿彌陀佛，即是內訶責，正是內心響起的捷槌，它一聲聲都在喚醒行人，唯有一念專注，始足以轉凡成聖。出軌的念頭，速速拉還歸正，再無須耗神追究何以出軌？

捷槌正是要打出軌的妄念，那些妄念呢？即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等。用功不得力，心便攀緣到這些上頭，是道力不勝業力啊！這時唯有繼續敲槌，讓那半生不熟的佛號，熏修成性，充塞於八識田中。用功日久，那一樁樁的俗情牽纏，名利罣礙，自會漸漸鬆脫，乃至清淨。

語云：「勇猛心易起，長遠心難發。」只因我等凡夫根機劣弱，懈慢成性，常則生厭，久則不繼，故而修行的人多，而真正成就的人少。啊！這捷槌響起，諸苦頓歇的妙因果，是值得窮形壽深信力行下去的，若果不靈，卻不是佛法欺人，只怕是人而自欺啊！

吃糖的螞蟻

螞蟻喜歡吃糖，乃是人盡皆知的事，可是，您知道終日以糖為食的螞蟻，會吃出怎樣的形貌嗎？日前，開餅店的蓮友某，就其長期觀察所得下一結論：終日吃糖的螞蟻，會吃得形貌一代比一代小，乃至萎縮而絕種。

在酸、甜、苦、辣諸味中，人們總以為「甜」最為甘美，然而一直以糖為食的螞蟻，竟會吃出萎縮乃至絕種的後果！這是何等地發人深省啊！而養兒育女的道理亦是相同，寵愛太過，正足以害之。故語云：「若要小兒安，常帶三分飢與寒。」君不見多少膏梁子弟，就在吃好，穿好，細聲軟語的優渥環境中，消磨志氣，懶散形骸，最後終致浪蕩成性，不習生產，而淪為家道中衰的吃糖螞蟻？

修行之人，逢惡緣、遇逆境，在所難免，而逢惡遇逆，也正足以考驗修行人的心志與道行。語云：「不受魔難不成佛。」要上求佛道，要下化眾生，那是悠悠泛泛，飽食終日之士，所能達成？雪公曾云：「當年我求法是跪著求來的，而今日弘法也是跪著送出去的。」啊！這開智慧、去煩惱，離三界的出世偉業，是絕非靠終日吃糖所能成就的。

雪公曾勉勵遭拂逆的弟子云：「說話碰壁，遭遇拂逆，心不煩惱，行不退轉，凡作好事，必遭魔障。既發大願，不怕困難，困難愈多，功德愈大，歡迎困難！歡迎困難！」修行人果能懷著這股愈挫愈勇的沖天意志，不欣羨富貴，不趨驚衣食，不怨順境難留，不畏逆境難當，屆時儘管糖山飴海，誘境現前，料必能「清風盪胸滌塵垢，世上萬事心不有。」

誰比誰大

從前有一條蛇，蛇頭和蛇尾經常爭鬧不休，蛇頭告訴蛇尾說：

「我應該比你大。」

蛇尾不甘示弱地反擊說：

「我才應該比你大。」

蛇頭說：

「我有耳朵能聽，有眼睛能看，有嘴巴能吃，走路的時候又在前面，所以我比你大，你沒有這些能力。」

蛇尾說：

「什麼話！你雖然走在前面，那是我要讓你走，你才走得了，如果我不走，你是動彈不得的！所以我還是比較大！」

蛇尾說完，便用身子在木頭上緊緊地繞了三圈，如此一直持續了三天，一點也不鬆身，弄得蛇頭無法前去尋找食物，餓得四肢無力，奄奄一息，因此向蛇尾求饒說：

「你放了我吧！我聽你的，尊你為大。」

蛇尾聽到蛇頭這麼說，馬上鬆身把蛇頭放了下來。接著蛇頭說道：

「以後都聽你的，讓你走在前頭吧。」

蛇尾很得意地在前面行走，可是走不了幾步，就遇到了一個大深坑，蛇尾因無辨識能力，整條蛇就這樣掉到坑底而摔死了。

以一個局外人而言，看到佛經上的這則故事，都會認為蛇頭蛇尾無謂的爭論，真是無知與愚昧。然而將這蛇頭與蛇尾的名字，換成了張三與李四時，世間人是否也正陷入這人我爭論的迷網中呢？世間究竟有幾人肯屈己尊人呢？在爭得頭破血流時，又有幾人能倖免於難，最後不墮於三途而永世沈淪呢？

機感相通

最近有則新聞，內容是說台北松山機場，因上空寬廣遼闊，雨後放晴，便引來無數鴿群，在天空翱翔。如此飛機下降時，撞及鳥群，鳥屍又損及機件，於是事故不斷地發生，因此有關單位擬訂法令，限制機場五公里內不許養鴿。並且請警察在機坪內，舉槍對鴿群加以射殺。奇怪的是，只要拿槍的警察出現在機坪上，鴿群便主動飛離，不勞警員稍動干戈。

以上事實正與古書所記載：「機心萌，鷗鳥不下」的故事，完全吻合。那故事是說，從前有位住在海邊的小朋友，他非常喜好鷗鳥，因此常到海上，與鷗鳥嬉耍玩樂，鷗鳥飛來的數量，也非常之多，一點也不畏懼這小朋友。有一天，他的父親知道了，便說：「我聽說有很多的鷗鳥，常在海上與你嬉耍，一點也不怕人，明天你抓幾隻回來，讓我玩玩。」小朋友說：「好啊！」奇怪的是，第二天，小朋友來到海邊，那成群的鷗鳥，竟只在天空盤旋飛舞，一隻也不飛下來與他親近。

想想這一念的機心萌動，竟像電流般的感通飛鴿與鷗鳥，弘一大師云：慈心感物，有如詔武，龍翔鳳集，百獸率舞。」人、物之間，竟有這般神妙的關係，而人佛之間更是如此啊！

眾生有善根之機，必可與佛感應道交。印祖云：「入道多門，唯人志趣，了無一定之法，其一定者，曰誠，曰恭敬。此二事，雖盡未來際，諸佛出世，皆不能易也。」這主敬存誠，是通往佛道，與佛機感相通的聚光鏡啊！因此自古以來，凡真修實踐之士，雖居暗室屋漏之中，亦不敢怠忽，處人所不知之地，亦不敢萌惡，只以天地鬼神，諸佛菩薩共知共見之故。

啊！聲和則響順，形直則影端，修行之人，以眾善資熏，以誠敬修己，唯佛為念，臨終之時，勢必能蒙佛垂慈接引，往生西方。

皮囊雖不好多春

「老師！我聽了佛法，深受感動，覺得這一生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能再在六道中沈淪了，可是……。」

「可是什麼？」

「可是我還這麼年輕，我才剛上大學，漂亮的衣服還沒穿幾件，夢幻般的感情世界，也還沒走進去，還有我曾立志要走的學術生命，也還沒開始。老師，不殺生，不吃葷，我都可以信受，可是要我就此遠離花花綠綠的世界，我有點不甘心。」

「孩子！你生長在優渥的環境下，目前也正值青春年少，對世間種種苦難的滋味，也還沒嘗到幾滴，難免對凡情難以割捨。可是，你要知道『皮囊雖好不多春』。再沒幾年光景，你就会被那些美麗的衣裳，甜蜜的爱情，以及世間的功名利祿，束縛得難以脫身，折磨得煩惱無邊，等奮鬥完這一場，你甘心時，幸運的話，你已髮蒼蒼，視茫茫，齒牙動搖了。那時候想要精勤修行，就精神不繼，念佛打瞌睡，繞佛走不動了，總之，已是事倍而功半了。」

「啊！老師！我是那匹要鐵錐刺身，傷及骨髓，才肯跟著御者叱喝聲而走的劣等馬，您就慈悲指引一條路吧！」

「修行的路，是一輩子都要走的，功夫是點滴累積而成的。說恭維話，客套語均無實益。你先從五戒持起，逐步起修，等持戒清淨了，就有定功，心水澄清了，智慧就顯露出來，屆時出世間的聖情濃一分，世間的妄想執著也就淡一分。古德有詩云：『茅簷雨過日頭紅，瞬息陰晴便不同，況是死生呼吸事，黃昏難保聽朝鐘。』這無常的世間，不論老年人或年輕人，都要面對的。年輕人能趁未老、未病之前，抖擻身心，預辦往生資糧，才是明智之舉。要知今日皮囊雖好，漸漸就雞皮鶴髮，你好好思惟去吧！」

尼羅河水

尼羅河是非洲最重要的河流，也是世界上最長的大河。這條河全長六千六百九十里，流域面積包括盧安達、烏干達、衣索比亞、蘇丹、埃及等五個國家，而真正受到尼羅河水之惠的，只有埃及這文明古國。

湯湯巨河，它流過山林、越過沙漠，穿過沼澤，給埃及帶來富裕與豐饒，而其他國家竟未受到相同的餽贈！啊！我們每個人心中也都有條尼羅河，只可惜絕大部分的人，一樣未受到尼羅河水的澆灌，而任由生命在荒漠中乾涸，閃耀著金光的尼羅河水，也只能直奔地中海，洋洋而去。

每天，我們都在心中湧起難以計數的念頭，每個念頭均刹那生滅而不停住，終日想著飲食，想著男女，想著財貨，想著高名，想著是非，想著人我……就這樣念起念落，念念無常地空過了青年，掙過了中年，邁入了老年，最後終掉進了輪迴生死的無邊苦海中，沈沒不起。

您說誰會把躁動恍惚的念頭截下，讓它凝神歸正，念念澆灌著西方九品的蓮苗？佛法上說，一刹那有六十個念頭，一個念頭有九百個生滅。試問，一天有多少個刹那？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，那麼，我們一生的念頭，怎不比尼羅河水還波濤洶湧呢？

修行人是每天要跟這千千萬萬個念頭，打拼作戰的，跳不出妄念的漩渦，究竟是生死凡夫，慈舟大師說：「眾生皆有佛性，皆是未來佛，然不修，不精進，終究不是佛。」這佛性是要靠修功打造出來的啊！「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。」的警語，正是每天用功的下手處，但願我們人人都能凝定心中那股翻滾奔騰的河水，直透澄淨清明的水性，那尼羅河甘美潤澤的法水，自能為我們開創出一片朗照大千的文明來。